

彭名燕◎著

傾斜至深處

Qin Xie Zhi Shen Chu



作家出版社

彭名燕●著

傾斜至深處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斜至深处/彭名燕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00 - 5

I. ①倾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4486 号

倾斜至深处

作 者: 彭名燕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牡丹平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539 千

印张: 23.75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00 - 5

定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像

彭名燕

广东省作协副主席，深圳作协名誉主席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1980年开始写作。出版的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集有：《东方男性》、《公关小姐外传》、《世纪贵族》、《日尔曼式的结婚》、《大腕》、《杨门家风》、《为你心跳》、《岭南烟云》、《从清华园到深圳湾》、《瞬间与永恒》等，发表散文随笔若干篇；拍摄的影视代表作有：《黄山来的姑娘》、《嘿，哥们儿》、《嘿，姐儿们》、《白杨树下》、《沙海中的小红帆》、《巨人的握手》、《这世界不寂寞》、《家风》、《深圳湾》等十七部。曾获全国“八五”优秀长篇小说奖、全国迎“九七”回归散文奖、广东省鲁迅文学奖、省五个一工程奖、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、中国作家年会一等奖等；影视作品获国家优秀影片奖、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、电视剧飞天奖等。

引 子

女人一生会忘记许多事，但是，有一件事是死十次也忘不了的——生孩子。生孩子能叫女人痛死、吓死、累死，随便想一想都会毛发倒立。

记得我生容容那天，待产房十个产妇，一片哭喊叫骂，十个人十种狰狞的表现。女人一到这种时候，哪有什么可餐之秀色，个个像受伤嚎叫的野狼：我隔壁二床的女人，痛得大骂着王八蛋，从床上跌到地上，又从地上滚到床底；五床的女人，抓住自己被汗馊馊了的头发，拼命用头去撞墙。我吓得叫都叫不出来，只敢低声咆哮，用手抓自己的腿。一位护士对我说，你的腿都被抓出血道道了，以后会落下月子病的，来，抓我的手吧。她把手伸向我，我刚握住不到半分钟，她就大叫起来，放手放手，痛死我了！你还是抓自己的腿吧。好容易熬进了产房，四张产床，三个扭曲的身子，扭曲地呼喊，一个难产妇已经在产床上折腾了两天两夜，脸色如同死人一样惨白；另一个产床，一个绿中带红的婴儿从那个地方出来了，我吓得紧紧闭上眼睛……

那个时代，我可以生一堆小孩，之所以只生了一个，就是因为对生育有超级恐惧症。

到了今天，据说从一个女人怀孕到生产，从胚胎到胎儿成长的全过程，全都被高科技跟踪摄录，生育的文明史进入了无痛分娩的新纪元。但女人一进产房，仍然哆里哆嗦。就凭着女人要怀孕、生孩子、做人流、刮宫……真不知当女人幸福在哪里。

容容要生小孩了，对于三十九岁的高龄产妇来说，不管有没有现代化的高科技，都是人生的一大坎！两个生命生死攸关的大坎！

新加坡的医疗条件、医疗水平和政府措施，全世界有口皆碑，许多世界级的女名人都不远万里专程到新加坡来生产。三个月前，我们还口气强硬地对亲友们说，女儿生小孩不仅有保姆、月嫂、丈夫，更重要的是有高水平的医生和护士，我们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说不定还添乱，还是不去。但随着日子的临近，一颗心却越发七上八下，记忆中那些可怕的画面挥之不去，何况新加坡不主张剖腹产，哪怕是高龄产妇，只要母子检查

结果正常，一律鼓励自己生，与中国妇产科的主张分歧很大。我咨询了许多中国妇产科专家，异口同声：这么高龄，剖！我给容容打电话，告诉她中国医生的建议，容容说：“我转达给医生了，医生说，你能自己生，为什么要求挨那一刀？妈，我在新加坡，一切听这里的医生，好不好？”

老实说，我们是不想去，我们根本不想再走进那道厚重的、足有五平方米的豪宅大门，那门像人的头发偏分，让人紧张。门里面的一切，横看竖看都与我无缘：意大利大理石餐桌，一脸冰冷，故作深刻；红木中国大雕花柜子，精细讲究得拒人千里；意大利真丝沙发，光滑细腻得矫揉造作；一盏盏意大利水晶吊灯，明亮刺眼得叫人心慌；大幅大幅的意大利真丝窗帘，遮挡了太多阳光，令人抑郁……也怪，心情不对劲时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还真不是水。

但容容毕竟是自己的血肉，没出生的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拳打脚踢，向我们发出请求。这是一股牵动灵魂的力量，我们的决心在那一瞬间土崩瓦解……

去吧！想不想去、能不能去都要去！那边就算正在火山爆发，就算地震二十级，就算战火纷飞，就算世界末日，我们也必须去！

新加坡，我又来了！你那灯红酒绿的夜色曾经叫我伤心，叫我失望。我发过誓，不会再来了。但，人的誓言怎么那么弱不禁风？空气抖一抖都能让它粉身碎骨。

新加坡叫我伤心，那是因为一个人，一个与我生命并无多大关系的人，一个与我的血缘姓氏毫不搭界的人。

他是新加坡的美籍华人，中学在英国完成，大学和研究生在美国完成。这是一个长着中国人样子，却与中国人种大相径庭，也与欧美人种大相径庭的新品种。

正是这样一个新品种，把我原本风光旖旎的心境搞得风雨如晦。

他是怎么打乱我四平八稳生活的？我的生活该不该被打乱？

第一章

容容对她的朋友说，我们家，我怕我妈，我妈怕我爸，我爸怕我，转着圈地怕。这个圈非常圆润，像一个膏了油的轴承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滚动了三十六年，没有人能改变它的形状和性能。容容最好的同学、朋友娄汝云特地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。我说大体准确。云说，阿姨，你还会怕林叔？我和我妈一直以为林叔怕你呢，在我们印象中，你是铜墙铁壁，无所畏惧。我说，糟糕，我给人这样的印象，还有女人味吗？

2005年秋，容容从德国凯旋回京。这只被放飞了十二年的“鸽子”终于被那块多雨的土地锤炼得羽翼丰满，轻盈潇洒地回巢了。

容容在科隆大学的法律博士论文不仅通过了，还得到了导师的夸奖。这次回中国，主要任务就是休整，前后一共读了二十四年的书，已经把她熬成了一副骨架，一米六六的个子，九十二斤，她笑称自己是“骨感美人”。至于她的工作嘛，不忙，她的学历很有优势，已经有好几家大公司对她感兴趣，她是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做，是在国外做还是回国做，有待从长计议。

容容回来之前，应在北大念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娄汝云的邀请，去了一趟新加坡。娄汝云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孩，中学时就以交换生的身份到美国读书两年；北大上学成绩优秀，毕业后先于容容出国，到德国读研，她请她的妈妈帮忙，千方百计把容容也弄到德国读书；容容到德国一年以后，她就去了法国巴黎大学读博；后来赴新加坡，成为当地大投资银行的部门经理，年薪加奖金，起码一百多万新币。我隐隐觉得，包尔茨追求过她，但她嫌老包岁数大，于是容容就成了替罪羊。姑且不说这一段，这次容容在新加坡云的家里住了三天，云带容容参加了公司的一个活动，遇到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美籍新加坡华人，此人对容容一见钟情，他听说容容明天要回中国，提出要送容容。云说，那当然好，免得我起大早了——我觉得，这是云暗中撮合。就这样，他们从相识到分手，一共才十五个小时，只知道对方都离了婚，以及彼此的姓名。此人叫杰克，姓许，全名是杰克许，中国名字叫许鸿儒。那时，容容对他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他已经四十八岁，容容不想再找一个比自己大太多的人——包尔茨就比她大十七岁，两人遇到了却没过到一起。

男人对女人的追求多姿多彩，有直奔主题的，有拐弯抹角的，有欲擒故纵的，有故弄玄虚的……从男人追求女人的方式，可以品出其个性特征。当初老林追我，就是写信，一连三封我没回，他的信就戛然中止，反倒是我主动了，但他竟冷冷的，半年没理我。

我心凉了，打算调头时，他突然拎着个空箱子来到我们机关宿舍，以命令的口吻说，白芳竹，把你的行李放进来，跟我走。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定格在“跟我走”的格局上。这个死要面子、自尊不能受一点伤的男人，我真后悔嫁了这么个小心眼。

容容一回北京，杰克就对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一天五个电话，追着要和容容见面。容容把他的情况对我们作了简单介绍：杰克中学就读于英国伊顿公学，据说查尔斯王储、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毕业于该校；大学在夏威夷大学念生物，后来到哈佛商学院读研；在美国工作二十年，日本工作两年，香港工作两年，南非工作一年，世界上最大的奥地利百富水晶公司，他亲手把它做成了世界最大最强。杰克是一个典型的“香蕉人”——新加坡管这种长相是华人、骨子里西化的人叫“香蕉人”，黄皮白心。除此之外，容容一无所知，连他父母的身份都不知道。我很在乎对方父母的出身背景，我说，如果杰克和你不门当户对，我是不会考虑的。

连夜，容容打电话婉转地问他，父母好吗？他们多大岁数了？兄弟姐妹都好吗？杰克聪明得很，立即明白是容容的父母在问他，他说：“请转告你父母，我母亲的娘家，当年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大王、面粉大王，贵族世家。现在娘家许多亲戚，在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家产，好几家星级酒店都是他们家族的产业。我父亲去年去世了，父亲家境不富裕，是新加坡的老大学生，高级会计师，拿工薪的中产阶级。至于兄弟姐妹，除了最小的弟弟没有考上名牌大学，其他九个全是名牌大学毕业。如果你父母还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。”

容容对我们说：“这个人厉害，他怎么就知道是你们的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男人太精明敏感，会很难相处。”

容容说：“他长相憨厚，不是那种贼眉鼠眼、小肚鸡肠的相貌。”

我觉得容容已经对他有好感了。是否又一个跨国爱情故事就此开始？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毕竟杰克的哈佛身价有吸引力。容容与我一样，特别看重男人的学历和他家族是不是知识型。容容已经三十六岁，如果杰克真的很优秀，就得尽快拍板。但杰克太性急，才见容容两面，就一再要求到北京见她父母。容易冲动的男人，一般都不太可靠，我们犹豫了，要不要这么快就见？容容说，她只能在北京待一个月就要回德国拿博士证书，放在包尔茨家的东西，特别是许多书，那是她的宝贝，一定要取走；如果这次不见，那可能要半年以后下次她回国见了。于是，很勉强地，我同意了，而老林压根不看好。

杰克这个急性子，居然在我们松口的第二天就飞北京来了。容容问他用不用爸开车接？他说不用，等他住进希尔顿酒店后再和容容联系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绝对不会让至关重要的人到机场接他，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仪表，风尘仆仆、鞍马劳顿的样子是不会见人的，特别是见未来岳父岳母如此关键的人物。容容说，这是典型的英国贵族特点，比德国、法国贵族更注重着装和仪表，衣服上一个小皱纹、一个小油点都会被视为假贵族。

当天，他住到希尔顿酒店，小睡一觉，然后洗漱更衣，西装革履，衬衫喷香。我们

在酒店大堂见面时，他容光焕发，的确很有气质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，他长得好白，像白种人；第二印象是他的衬衣好白好挺，领子和袖口像是钢板铸的。

我知道自己的缺点，不漂亮，眼睛小，脸扁平，但身材好，皮肤好，最重要是气质好，这样的母亲，不会让容容难堪吧。老公林东方，石油工程师，身材矮不理想，但五官非常帅，六十七岁还没有白发，年轻时算美男子呢。我发现，老林一看到那么考究的杰克，便悄悄把挽起的衬衣袖子放下来，而且抻了抻。老林这个人犟得很，穿衣服太随便，有皱纹也不在乎，我怎么说也不管用，今天杰克用笔挺的衬衣教育了他一下，不用我费口舌了。

见到我们，杰克一口新加坡国语：“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好。真高兴见到你们。我华语不好，请你们不要见怪。”

吃饭在王府井的君悦酒店，他已经订好了法国餐厅的座位。

君悦酒店的法国餐厅，几乎全是外国人，偶尔一两个中国人，估计就是我们这种特殊角色。果然，在外面自助餐厅，我们碰到了一位老朋友，他的儿子刚刚从美国回来，在美国花旗银行做得风生水起，有底气请父母在这里吃饭，哪有普通市民愿意到这里挨一人五百大元宰的。杰克出手相当大方，点的都是最贵的牛排，一块牛肉就合六百人民币，四个人吃了人民币五千八百元。天哪，等于在直接吃钱，我并不想这样狠地宰他呀。

他的中文确实差，结结巴巴勉强应付，绝大部分的交谈要通过容容翻译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他说话很少，显得沉静。后来才知道，有身份的人在公众场合绝不会咋咋呼呼，而是以听为主。

难得他主动开口说话：“伯父伯母去过新加坡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亚洲国家我就差新加坡了。欧洲几乎都去过，美国也去过，非洲也去过，唯独澳洲，一次没去。”

他说：“那太容易了，澳洲离新加坡只有四小时飞机。我会邀请伯父伯母与我们同去的，我们说定了。”

沉默是很尴尬的，我好容易找了个话题：“大学在哈佛是不是非常辛苦？”他说：“伯母，哈佛的学生想辛苦就辛苦，想轻松就轻松。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，自觉加自由。”

他说话的声音非常温和，开口闭口伯父伯母，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籍华人。说长相，他虽然不是漂亮的明星脸，但经得起细看，蛮英俊，可惜年纪不小了，眼皮稍微有一点耷拉，肚子有一点突出，其他个头、身高都是标准型。这第一印象，相当不错。

我对老林说，我最满意他的修养，是个谦谦君子。老林就喜欢跟我抬杠，说，你眼力不行。我看这人嘴巴小，男人嘴小难斗，容容跟这样的男人，肯定会受委屈。

也是，容容是个纯洁的书呆子，长得清秀高挑又白净。第一个男人没找好，第二个如果也错格，就真可惜了她那么好的条件。

第二天，他邀容容去酒店，为她拍了五十张照片，居然一天之内就统统冲晒放大成十寸，厚厚的一摞。晚上，容容把照片拿给我们看，我们都惊叹了：完全是高级艺术照，把容容拍得好漂亮，简直是清纯少女，明星风范。

容容说，他这次来北京，带了一套最好的哈苏照相器材，整整有二十多公斤，他坐

的头等舱，行李超重不罚，他会自拍自冲自放大。他还会潜水，曾经在美国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潜水学校，好莱坞著名影星、主演《保镖》的凯文，还有几位社会名流是他的学生。他有水下摄影器材，有许多海底世界的照片。他是去年从美国回新加坡的，因为父亲患了重症，他作为长子，必须回来尽孝心。他在美国二十多年，置了太多行头，连私人小飞机都有，他不仅会驾飞机，还会驾船，离开美国时，已经把飞机卖了。

老林一听就烦了，说：“吹牛大王！这是什么能人？还能买得起飞机？不可能，显摆吧。”

这次老林的态度我赞同。

容容说：“爸，你不懂了吧。杰克说，在美国，小飞机不贵，二手的更便宜，相当于一部好车。”

老林说：“他上天入海都能，是007，是超人？”

容容板起脸说：“不可以吗？起码是能人呗。不管他会不会开飞机，他也是强人。男人窝囊废，女人能喜欢？”

老林立即变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世界上真有我们没见识过的能人，好，很好！”

老林在女儿面前的顺变能力，我已经见怪不怪。也难怪，容容从那么一点点大，就被东扔一天，西扔一天，可怜她在幼儿园得了中耳炎，脓液把小枕头都打湿了，我们却在“五七干校”，鞭长莫及，只能在被窝里偷偷流泪。老林被打成“五·一六”，整整一年没见过女儿，他总说，这辈子谁都不欠，唯独欠了女儿，所以才会如此随女儿的波逐女儿的流。

我听得出来，容容已经不管年龄的差别，爱上杰克了。从前与包尔茨也是，她崇拜他——包尔茨也是那种天文地理、文学哲学无所不知的能人。

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担忧，又有一种莫名的欣慰。

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段爱情故事，有的曲折，有的简单，有的荒谬，有的典雅，有的可怕，有的可笑。容容的爱情故事我总把不准脉搏，因为她成了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了。

原本定好，容容从中国回德国包尔茨家，要拿走她的一箱书、两个电脑、几双意大利名牌鞋、一些衣裳、一些照片、一些首饰，这些全是容容花自己的钱买的，之后，容容就在外面租房子住。包尔茨不仅完全同意，而且主动提出要容容在他家一楼的小房间继续住，住到容容拿到毕业证书为止，至于她以后是继续留在德国还是回中国，他就不过问了。

容容回德国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包尔茨这个能人，说变脸就变脸，他居然把门锁换了！本来说好了的，既然已经申请了离婚，就好离好散，今后可以做朋友；特别是容容没有要他一分钱的财产，空手离开，这一点让包尔茨非常感动。这个德国小男人，有学问有身份的人，竟突然变卦，不让容容进门了。容容进不了门，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欲哭无泪，打电话给包尔茨，电话没人听。她只好打给远在新加坡的杰克，杰克说：“别急，东西不要了，你现在立即到科隆。在科隆大教堂附近，可以租到小套房，一室一厅带厨

房的公寓房，一天只要八十到一百欧元。我后天赶赴科隆，我会把所有的费用带给你。”

容容照此办法，很快就在科隆大教堂旁边找到了这样的公寓。经过十小时的飞行，在包尔茨门外的徘徊，拖着行李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火车上的奔波，她累极了。当晚，她昏睡过去，直到第二天的黄昏，醒后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没三天，杰克赶到科隆与容容会合，在当地租了一辆奔驰车，在科隆周边的城市尽情地玩、吃，像度蜜月一样，与容容共度了一周的幸福生活。不用多说，他们的关系，因为包尔茨的反目而发展迅速。杰克离开德国之前，与容容来到了一家公证处。他要公证什么？容容也很奇怪。原来，他要公证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，他的所有财产，除了两幅名画给他的未婚妹妹米雪以外，全部给林曼容。容容非常惊讶，也非常感动，为此，她也当场表示，她也要公证，如果出了意外，她所有的积蓄，包括两万美元、一万德国债券，除了给父母一万美元外，全部给杰克许。她说，杰克对她仗义，她就要对他更加仗义。

杰克的“情歌”，用洋话说，是“爱情咏叹调”，开了个很耐听的头。容容的“对唱”，配合得有滋有味。但我跟老林却半天琢磨不过味道来，两个人都爱傻了吗？老林说，那个哈佛生在做戏呢，做作。我说，那倒不见得，男人爱一个女人，会肝脑涂地，你以为都像你，一毛不拔，两张公家的单人床一拼，就算结婚。老林说，那是女方情愿。对我说话他就那么气人，我其实不怕他，只是不想和他较真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段经历，杰克拔刀相助，令我欣慰。

就是他了，这个人关键时刻显仗义，会不会开飞机无足轻重。

一个月后，容容拿到了博士证书，她首先去了新加坡。

爱情的故事从此真的开了头。

容容在新加坡语言学校补习了两个月的英语，成绩优异，直奔杰克的眼科中心实习。杰克把他的那部老本田卖了，特别为容容换了一部奔驰车，每天上午从淡宾尼开到乌节路的诊所，晚上从诊所开回家，生活单调但很有规律。他们就这样共同生活了三个月，因为容容的离婚证书没有寄到，暂时不能结婚，先同居。我不反对同居，因为一结婚，想抽板就来不及了，容容不能再离一次婚。杰克为容容请了一个菲佣，这个菲佣会照着菜谱做各式各样的中国菜和西餐，每天晚上他们不用在外面吃饭了。

容容差不多每天来一个电话，她说杰克太懂享受了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他收藏名画，收藏古董，有最好的电视机，最好的音响，一房间的世界名曲和光盘，美妙的音乐不绝于耳，天天晚上给她放好看的美国电影。他对她太好了，万事不用她说话，他就提前安排了，包括她穿什么衣服，戴什么首饰，还经常下厨为她做西餐，容容从没见过这么细心的男人，也许这就是哈佛个性。容容说，他们在一起天天工作到很晚，很辛苦，但很快乐。杰克的眼科视力矫正中心只有一个医生、四个护士和员工，虽然小，但设备是美国最新最好的。医生叫菲腊，是杰克生死之交的好朋友，杰克从美国回新加坡从事眼科，也全因为菲腊，他是新加坡的名医，长得超帅，有太多粉丝。他们合作不到一年，已非常成功。杰克的年收入，扣除其它所有费用，自己拿到手的就达七十万新币。由于名声在外，他已经决定要另外租一套近两千平方米的房子，将这所眼科中心扩大五倍，

现正在与房主商洽。那房子的客户一搬离，他们就要开始装修和购进新设备，约四个月后才能妥当。

容容学的是法律，做的是医疗，这可行吗？容容说，可行。他们将来向海外扩张，要有法律顾问，自然由她挑担子了，做管理，一定要有法律基础。听容容的口气，她对目前的状况非常满意。说心里话，她在德国这十二年，我们真是提心吊胆。包尔茨那个德国人，是个极端主义者，爱起人来能为她死，恨起人来能拼个死，我左看右看他都有战争狂人的血统。要容容离婚是我的主意，我不能眼看容容在一条没有生机的路上走到黑。我更怕容容提出离婚后，半夜里，那个比她重三倍的强壮男人会把她杀了。老林说，当初我反对容容和老包，你同意，结果呢？这次又是你同意，我弃权。我说，杰克同老包不是一个等量级，没可比性。

我和老林对杰克的看法大相径庭。老林也许太疼女儿，女儿无论嫁谁他都觉得吃亏，他说，你以为呀，这个哈佛生绝对没那么简单。我说，男人太简单女人会爱吗？容容有这么优秀的华人丈夫，我们有一个通达的华人女婿，还怕不能生活在一起？

就这样，容容本来端的一个法律的饭碗，从德国端到新加坡，却盛满了医学饭。

突然有一天，容容来了个奇怪的电话：“妈，我怎么感觉不对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是他。”

“他？你是说杰克？”我心里一惊。

“妈，你说说，是我出问题了吗？昨天，我上厕所，一推门，看见他在里面，就退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出来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你要道歉。我不知他指什么，问，道什么歉？他说，你上厕所为什么不敲门？我说，在家上厕所也要敲门吗？他说，是的，要敲门。我反问，你上厕所为什么不锁门？他说，我是在自己的家。容容说，这就怪了，我不也是在自家的家吗？他说，你是进攻，我是防御，你当然必须道歉。我说，谈不上什么进攻防御，我不能道歉。他说，好，你今天不道歉，明天、后天，我等着。后来，因为我没道歉，我们就开始冷战，两天没说话。妈，怎么办？”

我感觉如同喝了一杯加了辣椒面的绿茶，张大了嘴吸气。

一个表面超级文明的男人，气量却窄成一条缝？！我气愤地说：“不能道歉，宁愿散伙，也不能道歉。按照我对男人的判断，只要他真心爱你，最后就得给女人一个台阶下。男人同女人较劲，必定是他输。他给你台阶，你就下；不给，就走人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不就是一个有点小钱的哈佛‘香蕉人’吗？我们不能让步！”

老林激动了，抢过电话说：“我早就看出这个人虚伪。不是你道歉，是他向你道歉！女儿，记住，你条件比他好得多。”

容容说：“那，我就等着他的台阶吧，管它是木头还是石头的。”

杰克，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生，对待所爱的女人采取的是打压招术，他是在驯狗呢？！容容绝对不能妥协，这坏头一开，就会形成恶性循环，以后容容就永远是下风。放下电话，我陷入晕眩。老林说：“什么东西！看看，我的判断有错吗？他要把容容一脚踩扁，此人很恶！”

第二章

厕所事件，容容和杰克真的闹翻了。容容等杰克给她台阶下，但杰克没有准备梯子，容容吊在空中好几天，非常辛苦。

杰克的肚量难道被油填满了？

容容稳不住了，对杰克说：“我认为那事儿根本不值得计较。”

杰克说：“妮可儿，只要你道歉了，我就不计较。”妮可儿是杰克为容容取的英文名。

容容说：“那么，我们只能分手了。”

谁知杰克是不是真心爱容容？他居然说：“那么，你收拾自己的行李吧。”

容容心酸，心寒，她忍住泪水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

杰克问：“需要我帮你吗？”

容容说：“不必。我把我自己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，你给我买的，我一样不拿。”她把订婚戒指、项链以及杰克为她买的皮鞋和两套意大利时装放在床上。

杰克说：“很好。妮可儿，你不是贪心的女人，这一点我欣赏。”

容容到底是比较单纯的人，她开始掉眼泪了。

杰克不为所动，说：“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，我现在给你订机票，然后送你去机场。你是飞德国还是中国？”

容容哽咽说：“我回中国父母那里。”

杰克说：“OK。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如果你拎着箱子走出这大门，就永远别想回头。只要没走出去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。”

容容说：“但是，我……我不想道歉。”她哭了。

杰克说：“不想道歉的话，你可以先回中国，我们都冷静冷静，然后再说下一步。但这箱子不能跟你走，我可以给你另外买一个箱子，因为这个箱子是你留和去的标志。”

刚刚开头的爱情故事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？我这当妈的姑且冷眼旁观，看看那位高层次的男人，禁不禁得住一个高层次异国岳母犀利的洞察力。

容容拎了个新箱子上路。那天，丝丝细雨，就像她心里的泪水没完没了。杰克驾车，一声不响地把容容送走了。

容容对我们说：“这个人太厉害了，我想治他，结果却被他治了。没把箱子拎出门，那箱子就像我一样，屈服了。”

我忧心忡忡地问：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容容问：“你们的意见呢？”

我说：“再等等，看他这段时间什么姿态。”

老林说：“趁着你们感情不算太深，分手！这个人不行。”

我说：“容容，忘记一切烦恼，忘记什么杰克鸟克，好好休整几天再说。如果他不给你打电话，你也就永远不给他电话。哈佛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这样的条件，到哈佛随便挑，随便选。”

容容突然茅塞顿开的样子，说：“对！我根本不必为他伤心。他算什么！一个比我大十四岁的男人，牛个屁！”

老林说了他最爱说的那句话：“什么东西，他以为他是谁！”

容容的条件真的比杰克好。论长相，她继承了我们的优点：她爸爸的大眼睛，高鼻子，鸭蛋脸；我的白皮肤和苗条身段在她身上完美地糅和。加上她的博士学位，一流的好气质，找什么样的不行？在德国，即使她结婚了，三十多岁了，仍然有不少男生追求她，她经常伸出手上的戒指，说“对不起，不可能了。”

杰克虽然条件不错，但年龄偏大，长相中等，经济实力并不太雄厚。我就不信，杰克会舍得放手？看最后是谁不要谁！

第三章

容容回到中国一周了，杰克没有来电话，这个哈佛生，挺有点倔脾气。我心想，在一个女生面前耍傲慢，算大男人？哈佛生如果都是这么狭窄的肚量，我连哈佛一起藐视！

有人给容容介绍对象，是清华毕业的法学硕士。容容说，算了，暂时不见。我觉得容容嘴巴硬，心并没有死，她可能还在等，等那个可恶的哈佛生主动来电话。但我隐隐觉得，那个电话可能成了永远消逝的电波。

容容这次闪电式的合与分，倒使我对男人，特别是洋男人有了一种好奇感。他们外表彬彬有礼，一派高傲，内心也许不堪一击。我就等着看戏吧。

八天过去了，杰克还是没来电话。奇怪，他那么爱容容，追到中国又追到德国，为容容费了不少心机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件那么小的破事而说分就分？一个那么有名的大学的大研究生，就这点肚量？去他的，这种男人，坚决放弃！

我眯起眼睛，看这奇特的爱情故事怎么收场。

老林怒容满面地说：“这种人，值得等吗？他来电话也不能接！”

容容反驳说：“为什么不接？爸，你根本不懂现代人的清高，不是你们当年那样嘴角一撇，我们的清高是笑着针锋相对。”

老林立即变脸说：“啊！还是现代人活得有劲，针锋相对，好！”

我真的希望杰克悄悄消逝算了，我们也好另寻高明。

我知道，有几个不错的男人在等容容，可惜他们都结婚了，但只要他们知道容容离婚了，可能会当机立断采取行动，发起进攻。但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容容，这毕竟有些不地道。

还好，容容这两天也平静了，女人一旦对男人不抱希望，就能渐渐回复元气。我们一起到外面好好吃了几顿饭，有说有笑。

那天在餐馆吃虾的时候，容容突然说起在新加坡吃虾的事。她说，每次吃螃蟹和虾，杰克都给她剥好壳。杰克特别会吃海鲜，剥出的虾一拼，是一只完整的虾；剥出来的蟹一拼，也是一只完整的蟹；脱了衣服的虾和蟹，白白嫩嫩的，实在太漂亮了。杰克特别爱吃虾和鱼，纯粹出于对大海的热爱，因为他父亲就是个海洋迷。杰克两岁就跟着父亲游海泳，乘公司租的海轮钓海鱼。父亲死后，骨灰就遵嘱撒在海里。海里的一切，杰克都爱，一滴海水，一掬浪花，一捧海藻，一只海虫……杰克为什么学潜水？因为他太爱海，从小就有一个心愿，一定要到海底去看看海有多深。他潜水最深能到一百米，极少

数人才能有这样的本事。海底世界妙不可言，他会追着成千上万的小鱼群拍照，常常伸手去摸它们的脸；大鱼来了，他也不躲，有些大鱼非常温和，冲他咧嘴笑，还在他的潜水衣上献一个吻。杰克酷爱吃海鲜，从小不碰淡水鱼，他觉得海的世界太干净、太纯洁，海鲜必然也是最干净、最纯洁的，所以杰克的皮肤也干净得像脱了壳的蟹。杰克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买一艘游艇，自己驾艇周游世界，但游艇比小飞机贵多了，要几百万到几千万乃至上亿新币，杰克想赚大钱，首要目标就是买游艇，哪怕只能享受一次就贬值，也等于赚了全世界。他把积攒当老土，西方人都这样，存折上没什么钱，全花在房子、车、收藏上。

容容说这些的时候，就像在说自己的故事，无意中便泄露了她心里的遗憾，遗憾和杰克没有缘分。

晚上回到家，容容问我：“缘分是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。”

她说：“那我和杰克就是有缘无分……妈，明天我要去清华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我知道清华有个年轻的教授在爱她，爱了好多年，知道她有主了非常痛苦。她要去找他，还是找另外一个叫海燕的女朋友？

老林说：“去吧。要不要我开车送你？”

她说：“不必。”

从清华回家，容容脸色鲜亮，我断定她会见了那个男人，但容容对我说：“海燕请我吃了一顿饭。她的第二任丈夫作陪，这个男人长得很帅，但学问比海燕差了个天上地下。海燕是中文博士，男的只是大专生，机场的机械员，他俩长久得了吗？我觉得海燕可能还得离一次。现代人嘛，结婚离婚就像穿衣脱衣那么简单。我把杰克从身上脱下来了，好轻松。”

这么说，容容终于大彻大悟了。

但是，就在那天晚上十一点半，电话山响。

老林说：“白芳竹，你接。如果是他，你立即扔了电话！”

我暗暗祈祷不是杰克。我对他已经没有一丝好感，什么哈佛生，那点神秘光环，早就褪成没有月色的夜空般灰暗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抢过电话，容容就一把抓起，只听她说一声：“是我。”然后拿起电话走回自己的房间。

没什么好说的，是杰克熬不住了。

容容这个电话打了有一个小时。我们在客厅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电视，其实心里忐忑不安。我伸长耳朵想听他们说些什么，听不清；但听清了又如何，在英语面前，我们等同于文盲。这么长时间的交谈，肯定不是吵架，只有绵绵情话才能把一小时谈成一分钟。看来容容对杰克根本没有死心。但屈服的到底是谁？

一小时后，容容出来了，我们眼巴巴地希望容容给我们详细说说，但她只是轻描淡